

又

陶

田井

香

軒

詩

集

庚申秋季

曉民署端

又

陶

田井

香

軒

詩

集

庚申秋季

曉民署端

成印刷
大印所
平后庚
盖秋申

序

詩小漸也然三百篇之後李杜白陸諸公竟以謔人震耀古今稱名之偉
幾如日月江河者何哉蓋不惟詩惟其人也歲在甲寅移宰辰州獲與

王孝廉兆林遊時君方絀地方財政昕夕過從見其廉隅自持動言不苟
已竊竊爲心敬其為人遂引爲道義交初不知君之工於詩也居久之相

得甚歡都蠲形迹相與考道問學互有切磋君時出其詩文見示始知君

沈酣典籍於學無所不窺所爲詩皆明心見性之作真趣涵蓋益聳然異

之於是與君又爲文字交矣

不佞

媿陋不文於君之學曾未測其涯涘又

烏能言其詩顧以君之品與行考之其必不與流俗等故終不自揣而願

為之辭君詩共若干卷都若干首受而讀之清婉閒適如其為人不以不
得志於時也而有怨詞有矜氣融融穆穆益見君之修己勵行更非庸庸
者所可企及也

夏歷庚申五月

遼西胡永年松喬敬序

詩序

古賢雋以德行品詣相尚而魁竒瑰瑋之士又皆以事功相切劘而不止
求當於語言文字以名當時而傳後世昔曾滌生序黃松滋詩云昔嘗怪
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不休及觀昌黎
以泰山毫芒嘖嘖稱之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乃知杜氏蘊於中

而未發者。殆十倍於詩焉。又嘗讀歐陽公論梅聖俞詩行天下。而謂其他文字亦皆可喜。非如唐諸子稱詩人者。僻固而狹陋也。可見古今人士。即使見之於語言文字。而能以兼全勝。不止以一藝名者。亦不可多得。吾邑前清孝廉王郁雲兆林。自號友陶耕者。蚤歲好學。弱冠應童子試。考古輒為全省冠。帖括則力追韞山堂。早掇科名。以去。民國三年。余解組歸里。與先生同事於有立師範。五年已來。得見先生所為古文辭。又皆致力於桐城。駸駸乎窺古作者之林。而以閒課研及詩詞。已足見先生宏通之材。不止以一詩問世。己未夏。余編修縣志。調查耆舊。并獲讀先生著易圖略解諸書。本年春。諸生又有先生文集之刻。索序於余。余以俗事倥傯而未果。

益見先生經學詞章俱擅勝場。而有合於歐公所稱聖俞者。之為可喜也。尤有進者。晚近來推行新政。先生究理捐務有年。襄辦自治有年。其德行品詣所表見。均不類俗士顛預者之所為。倘得效用於世。出其學問經濟。其事功當必有大可觀者。斯編之刻。所謂語言文字。追章琢句。蓋亦先生之緒餘也。夫斯為之序。

崔正峰溪珊序

序

克峰汪氏。謂詩文以好遊而益工。並引太白子美。嘗啟牕於齊魯秦蜀荆湖之間。故出其所得。名當時而傳後世。信如汪子之言。將世之文人學士。生平無名山大川千里之遊者。皆不能工於詩乎。余竊以為不然。蓋詩也。

者根於學問。而發於性情者也。果其人深於學問。篤於性情。一有觸發。則衝口而出。搖筆而書。或幽遠而古淡。或濃郁而纏綿。或雄肆磅礴。激昂沉鬱。欣愉戚惋。無在而非學問所發。皇性情所流露。則信乎汪子之言。不可以概天下文人學士也。友人王兆霖先生。吾邑名孝廉也。赴春官。不遇。恬退家居。主講辰州書院者數年。其教人以端品勵學為先務。後以世道險巇。閉戶著書。究心於詩古文辭。與同邑沈菊邨諸人結社賦詩相往還。晚更淡於榮利。慕陶靖節之為人。自號曰友陶畊者。吁。此可以見志節矣。且先生為人。道貌岸然。寡言笑。而天性篤厚。尤富有藏書。滿架琳琅。手不釋卷。故學問深粹。丁巳秋七月。余濫芋於省。立師範。得與先生朝夕過從。獲

益良多。己未夏。余修縣志告成。先生序之。知先生著有易畚略解輔世管見等書。皆足供學者身世之用。而此詩則皆數年來友朋唱和。憑今弔古。寄性言情之作也。因思古人東坡愛孔北海。子由愛管幼安。故其所為詩文。一豪放。一淡泊。各隨其性情之所近。今先生獨愛陶靖節。夫靖節自彭澤歸來。委懷任運。寓意於詩酒之間。足未出里門一步。而義節高天下。先生慕之。宜其詩之冲淡閒逸。逼近陶公也。顧余嘗謂詩道廢而天下無性情。讀先生之作。則三百篇之遺教猶存。然則欲知先生者。即其詩而求其為人。愈可見其深於學問。而篤於性情也。是為序。

序

光緒十四年。余春秋二十有二。奉親歸里。即耳蓋平王先生詔林名。文士也。未聞其為詩人也。越十年。相遇於門百福處。見其岸然道貌。沈默寡言。笑方以為城府深阻。一時目之者。不曰敦品。即曰古道。然亦未有稱以能詩者。余即衆聲肝鬲。夷攷其言行。無甚軒輊。於是欽遲漸益切。向之懷疑者。不覺內疚無似。洎山左畫師吳頌臣安硯城中。先生偕李翁黔生門翁英臣與締書畫交。余亦追隨諸君子後。遂與數數見。跡日益密。每當風雨晦明。朋聚縱談。偶及古今人詩詞佳句。先生聆之。淡然默然。似不甚解者。余於此時未暇意其能詩與否。民國己未。以事入邑城。主于君省吾寓。偶

見案頭詩稿十餘卷。繙閱一過。皆先生奚囊中物。不禁訝然。夫里有顏子而不知。昔人引以為恥。余識先生已有年。亦竟不知其耽嫺競病。視昔人之恥為何如。雖然。詩於先生固其小焉者也。其品節道義之大者。余既略窺涯涘。則其小者。即容有未知。似亦未足深為詬病。及門諸弟子。省立第。三師範三級生。請以全集付手民。先生笑而不拒。亦弗矯為撝謙。蓋名山著作。殊未屑意也。裝治將成。索敘於余。余之與交。固自別有所取重者在。故於集中詩境。亦未遑論贊焉。為書粟尾。聊志交游巔末於其後。

遼海閒雲咸文序

序

文心雕龍曰。詩言志。歌永言。是以在心為志。發言為詩。詩者持也。持人情性。人稟七情。應物斯感。感物吟志。莫非自然。此詩之所由道性情也。然詩必有體裁。明良喜起之詠。康衢擊壤之詞。賡歌頌禱。託始中天。它如黃竹白雲。王子麥秀。無非詩道。先河自是其音。遂分為東西朔南。詩歌日蕃。終以不失三百篇風人之旨為準。究之詩體。須辨流別。滄浪詩話有云。選詩時代不同。體製各異。或為黃初。或為初唐。盛唐。晚唐。或為止始。太康。元嘉。元和。迭相推演。不一而足。已可徵詩以時代變更。若庾徐沈宋。韋柳蘇黃。尤以人而著詩之名。至分九體十八體三十六體。沿為十四派。其流別益

紛殊難條貫。則風雅大宗。浩如淵海。似非可以蠡測。詩豈易言哉。故說詩者。不以文害辭。不以辭害意。以意逆志。是為得之。清傅玉篋序宋詩云。波瀾雖富。句律不可疎。煅煉雖精。情性不可遠。杜兩宋末流之弊。踵三代最盛之業。其在茲乎。沈耐菴序元詩云。欲揀宋詩流弊。舍元曷以。讀百一鈔。颯颯乎。洋洋乎。氣格聲調。近乎古矣。沈歸愚序清詩別裁云。共得九百九十三人。詩四千九十九首。較之錢牧齋列朝詩選。朱竹垞明詩綜。只及十二。三於數為少。及觀唐殷璠河嶽英靈集云。自貞觀及開元。共得二十二人。詩二百三十四首。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云。自至德元年至大歷末年。作者數千。選者二十六人。以予所輯較之。又於數為多。然不嫌其少者。以

牧齋竹垞所選。備一代之掌故。而予惟取詩品之高也。不嫌其多者。以殷璠高仲武只操一律以繩衆人。而予惟祈合乎溫柔敦厚之旨。不拘一格也。雖然。詩之一道。去取維嚴。余何遑言詩。又何遑自序詩。然而非得已也。先是及門諸子。知余素存詩草數本。屢經商榷。付印。以免將來散佚。詎知余之於詩。自鳴天籟。無意求工。本未深於詩。聊以為情性之流露。安足出而問世。復因諸及門敦懇之誠。辭不獲已。擇少者畀之前曾祈序於胡松喬大令。咸運卿茂才。遲之又久。方獲惠及數行。其難其慎。不能輕為下筆。余何人斯。率存詩草。復率以自序。知不免名流大雅之譏。然而非得已也。識者諒之時。

中華民國九年庚申午月

友陶畊者敘於潛軒

友陶耕者軒詩草

遼東蓋年王郁雲兆林著

燮臣羹唐二先生見訪失候寄此謝之

雪餘踏雪繞城隅。緩步歸來日未晡。聞道詩人遠相訪。江雲渭樹兩躊躇。

其二

阿儂從未結詩緣。得近騷壇想亦仙。自分此身無宿分。到門空負李青蓮。

家居即景

菊花開未柳桃青。記取光陰品物形。愛養盆魚三十尾。一欄煙月漾空庭。

柳桃花名即夾竹桃

權將書畫寄生涯。不爇爐香不品茶。閑坐小牕無箇事。午晴學晒水仙花。

冬。日。赴。山。東。會。館。即。景。

蕭寺門不扃。幽人自來去。林外澹斜陽。片葉下高樹。

老。友。馮。殿。一。來。訪。話。次。庚。塘。至。留。飯。小。酌。至。晚。散。去。

回首廿年餘。辰州肄業時。馮君家素封。與余訂相知。一室共晨夕。性質不差池。應試赴陪都。同寓相追隨。我采泮宮芹。吁君獨見遺。一再閱寒暑。食餽君揚眉。從此兩分袂。相見不可期。君家城西鄉。我居城東陲。約去十數里。風雨悵天涯。我雖領鄉薦。頻年為人師。束脩數十金。區區此度支。身外無長物。亂離屢奔馳。亂息見天日。謀生繫何為。言就廣文席。羞澀囊無貲。